# 中国国内的阿部规秀死亡报导

姜　　克　實

## 1　阿部规秀的评价

有关阿部规秀的个人评价，发生于其战死后的宣传报导过程中。其集大成者是《人民日报》1957年8月2日刊登的杨成武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一文。其中的如下记载，可看作是今日所有“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故事，影视剧本的始源，经典。

> 1939年11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辟一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光荣牺牲”。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对天皇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

有关“名将阿部规秀”的种种评价还有不少，内容可归纳于以下几点

1. 阿部规秀死后，日本《朝日新闻》报导题称《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其骨灰返回东京时，“帝都下半旗致哀”。
2. 阿部所属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最强的“精旅”。
3. 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被认为是“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擅长运用“新战术”。

评价的特点是称其内容来自于“日方报导”，是日本国内对阿部的评价。事实真否？

笔者在前章中，曾考证过日军公布阿部规秀中将死亡消息的过程，介绍分析了日本军内，国内有关阿部规秀战死的记录，包括对外公开的《朝日新闻》全部记事内容，与军内的秘密报告，善后处置意见等。结果发现以上评价并没有一条是来自于日本国内。只有“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一句，可确认是杨成武对《朝日新闻》一条辅助报导副题的错译，误解，文章用词相近但文意完全不同[1]。

---

1 “散れり名将，大行の嶮 / 語る遺族、阿部中将”（原文），“ 名将散华太行山险 / 遗族语忆阿部中将”（拙译）。文章欲表现的是殉国行为，而没有“名将之花”的意思。

日本军内对阿部规秀的评价，着重于其“性情温厚笃实，率先垂范，对部下情如慈父，处事坚决果断，临战勇猛顽强”之人品，而中国国内的阿部评价，强调的则是其“名将之花”的荣誉，声望，和作战指挥面的才华。若日本国内没有此内容，那诸如“山地作战专家”“日军将领中之佼佼者”独混第二旅团是“日军的精旅”之类的评价又来自何处？以下再追踪，分析一下国内有关阿部规秀的死亡报导，看看是否内容和此类评价的产生有关。

## 2　中央通讯社的消息与蒋委员长照会延安

阿部规秀旅团长遭到八路军迫击炮击负伤的时间是黄土岭战斗中的1939年11月7日傍晚18时，死亡时间为21时50分。由于被远距离发射的炮弹命中致死，且八路军的杨成武，贺龙部队也没有能对敌司令部实施接近攻击，所以八路军方面并没有察觉到阿部中将的死亡。战斗后两周，接到延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通知后，杨成武才得知此讯。

黄土岭战斗的结果是八路军包围，歼敌计划的挫折，杨成武部队在敌援兵到达前主动撤离战场，所以比起雁宿崖的歼灭战来说，当初的“胜利捷报”的调子并不高。最早描写黄土岭战斗的是八路军前线记者林朗。战斗结束后两天(11月10日)，写出了《黄土岭的胜利》一文。称“在黄土岭战斗中，我军夺获两挺机关枪，二十几支步枪。将近四百具尸体烧成一堆灰，二百多个伤兵被带走了。三百多头牲口满载弹药给养，已成为我军缴获”[2]。

林朗是八路军前线记者，所以可认为此内容是作战部队公布的速报。从之后杨成武作成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可得知，其中称黄土岭战斗毙伤敌900名的根据，是之后来自“日军民夫”的口供。林朗报导当时，这个数字还没有产生。歼灭敌400名仅获得“两挺机关枪，二十几支步枪”显然也不符合逻辑。但林朗透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黄土岭包围战并没有达到“歼敌”结果。在最后关头(8日)，由于涞源之敌400名的救援，致使被围困之敌最终“突围逃窜”返回涞源。

缴获的两挺机枪，二十几支步枪也许属实。但从八路军出动了杨成武的三个团，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之两部精锐约4500名，与千余敌交战3日，付出数百名死伤的战斗规模看，其“胜利”并不算是什么惊人的“大捷”。此时八路军也不知道自己的炮弹击毙了敌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所以引为自豪，宣传的中“大捷”并不是黄土岭战斗，而是缴获到大炮，俘虏，清扫了战场的雁宿崖的“歼灭战”。

在日军内部关系者外，最初掌握阿部规秀死亡情报的是国民党系媒体中央通讯社。时间在日军正式公布阿部中将死亡消息的约一周前。可见下面《新闻报》(上海)11月21日报导《八路军深入河北》一文。记事本身登载于日本陆军省公布阿部死讯的同日国内报刊，但若细读，可发现消息源却是“洛阳十五日电(迟到)”。说明中央社在此讯之前11月15日，已经掌握了阿部规秀死讯。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能将此信息发出，直至19日。

---

2　林朗《黄土岭的胜利》(11月10日)原载1939年12月1日《抗敌报》。(引自1938-1948《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

八路軍深入河北
反掃蕩擊斃日中將阿部
▲洛陽十五日電　（延到）日阿部獨立混成旅團
图1《新闻报》（上海）11月21日报导

在中央社正式发出通讯同日（11月19日）、蒋介石也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以下内容的通知电报

> 据敌皓日播音　敌十加过〈辻〉村部队本月江日〈3日〉向冀西涞源进犯，与我第一百二十师激战，当将该敌击溃。支日〈4日〉阿部中将率部来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查过〈辻〉村大队确系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第一大队，阿部中将似系该旅团旅团长，经我歼灭，并将阿部中将击毙，足见我官兵杀敌奋勇，殊堪嘉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3]。

此电文今日仅出现在八路军关联的记录文献中，在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公式记录，如《蒋介石日記》、《蒋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蒋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及台湾國史館的檔案资料中都未有收录，所以也无法核实发电的具体时间。但电文中见“皓日”（19日代码）二字，所以可认为是19日晚间的通报，是早于日军的正式公布之前的信息，电文内容也可证实此点。

文中称消息来源是“敌皓日〈19日〉播音”。笔者对此存疑。理由一，11月19日，此消息还在日本军部的严格管制下，任何国内电台都不可能随意播出。二，从报导内容面看，也不是日军情报。与此时陆军省正准备对媒体公表的《阿部部队长之奋战》[4]内容大不相同。从蒋的电文看，发信时国民党方面还未能掌握任何有关阿部战死的详细情报。如地点只知道为“冀西涞源”，死亡日期，时间不明，死因也不明。称“支日〈4日〉来援时…被当场击毙”。“与我第一百二十师激战”也不会是日军广播内容（若广播只会提到共产军，不会具体到部队番号）。所以说截止到11月19日，蒋介石和中央社还没有掌握除阿部中将死亡一点外的任何详细情报。将此讯照会延安的目的，就是让八路军协助调查，核实此次“涞源附近”战斗的细节。

蒋介石电报提到了消息源是“敌皓日播音”。在日军公表阿部规秀死讯之前，日本国内是否有过阿部规秀的死亡的播音报导？可以说19日不会有，但据笔者调查，阿部中将死亡的播音报导，此前确曾发生。辻村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志『蒙古の黄土』中，有如下记载

> 阿部旅团长战死之讯，于日本内地在陆军省管制前的11月13日已被电台速报。虽然只是一瞬间的播放，在国内千方百计搜寻前线亲人消息的家属们也没有将此信息放过。若是旅团长战死，肯定是一次大规模激战。之后，打听亲属安危的信件，像雪片一样杀到前线部队[5]。

3　引自左权《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3期9页。

4　《阿部部队长之奋战》（「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5-226），454-464页.

5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101頁。

11月12日或13日，是阿部中将遗体在张家口火化之日。考虑是前日遗体秘密告别式的消息，经过在张家口从军记者之手传到日本国内，被电台广播速报。之后，此重大消息立刻受到军部的报导管制，被封锁直至21日陆军省公表。尽管13日的广播短暂，但已经播放的电波，却无法收回。推测15日中央社掌握的阿部规秀死亡的消息源，即来自11月13日日本国内电台广播。蒋介石电文中的“据敌晧日播音”的正确表记应是“晧日据敌播音”。即蒋于“晧日”（19日）通过中央社的发信情报知道了此消息，来源是日本国内13日的播音。

## 3　中央社报导内容

中央社得到此消息后迟迟不发的理由不明。笔者推测是情报不足。通过敌电台广播的信息，最多只能掌握“阿部部队长”或“阿部中将”的死讯，并不能确认敌部队番号或部队长实名。作战地点由于报导管制也不会详细，最多能具体到“察南”，“涞源南”等。所以死者的实名，部队番号，履历，死亡时间，地点等情报都需要调查核实，此应为未发表的理由。可考虑此时中央社将阿部中将死亡的信息先传给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请求协助调查。之后19日迟到的配信内容，应是经过初步调查的结果。同日，掌握了此情报的蒋介石，立即照会延安，以图了解更详细战斗的过程和细节。中央社19日的配信可能是深夜，在中国国内最早见报时间为21日，与日本陆军省公表为同日。21日至22日两天，国内各报纸纷纷刊出了此条新闻。下面分析一下中央社19日配信的详细内容。各报刊除标题外内容基本相同。以下采录的是《香港工商日报》11月22日报导。

> 中央社洛阳19日电（迟到）阿部独立混成旅团，于本月三日派〈辻〉村森田等部队约计五六千，由冀西北涞源向南进犯，经我军利用地形，一面坚强抵抗，并派有力部队迂回日军后方，激战终日，肉搏数十次，日军〈辻〉村等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四日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一部前往增援，复被我军诱入深山，重重包围，猛烈痛击，迄午，日大部就歼，〈日军官阿部〉亦当场被我击毙，残余日军除一部窜逃外，余烬歼灭，日尸满布山谷，血流成渠，我俘获械弹军需品无算”。…“查阿部规秀中将，系日本青森县人士，第十九期毕业…素以战术学家著称，为日军将领中之佼佼者，上月二日始晋升中将。甫逾一月，即为我忠勇健士击毙。日军闻悉颇为震恸云”。

香港工商日报, 1939-11-22

我軍大捷冀西
斃日旅團長
阿部規秀爲日將中佼佼者
該混成旅團幾被殲滅殆盡

浙北我軍
圍攻平湖
襲擊杭州留
破壞鐵閘

图2《我军大捷冀西/毙日旅团长/阿部规秀为日将中佼佼者/该混成旅团几被歼灭殆尽》

内容和蒋介石的照会延安的电报基本一致。地点仅知道在“冀西涞源南”，死亡日时不明，被拟为4日午后。死因也不明。称“当场被我击毙”。 其中“经我军利用地形，一面坚强抵抗，并派有力部队迂回日军后方，激战终日，肉搏数十次，日军〈辻〉村等部队，

已被歼灭殆尽，四日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一部前往增援，复被我军诱入深山，重重包围”的描写，应来自于八路军方面公布的有关雁宿崖胜利的战斗报告。

其中有关阿部规秀中将的履历和评价部分，应是国民党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称“查阿部规秀中将，系日本青森县人士，第十九期毕业…素以战术学家著称，为日军将领中之佼佼者，上月二日始晋升中将”

至此，至少先可解开一迷，即阿部规秀“素以战术学家著称，为日军将领中之佼佼者”等评价词语，最初来自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并不是日军方面的评价。

接到蒋介石通知后，延安受宠若惊，振奋不已。11月21日，共产党的喉舌，在重庆《新华日报》立即以《敌战术家阿部中将，涞源之役被我击毙》的标题转载了中央社消息。19日蒋介石关于阿部规秀战死之件的照会，目的是掌握在涞源南击毙阿部中将的部队名，时间，具体地点等准确作战情报。可实际上由于黄土岭作战的不顺（八路军自行撤退）和事发的偶然（阿部被远距离发射的迫击炮弹击毙），此时的八路军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通过蒋介石的电报通知，始得知阿部中将死讯，当然不可能确定和报告有关阿部战死的具体细节。

从报导时间看，虽然中国国内媒体报导比日本的公表要早一天。但除了阿部规秀死讯之外，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方都没有能掌握有关其死亡的细节，甚至不明阿部的死亡时间，地点。国民党方面根据11月7日八路军提出的雁宿崖战斗报告，推测阿部死在4日午后支援雁宿崖的战斗中，但实际上11月4日凌晨前，杨成武部已撤出雁宿崖战场，此日没有和来援日军（阿部规秀率领的援军）进行战斗接触的记录。不存在所谓四日来援之敌“复被我军诱入深山，重重包围，猛烈痛击，迄午，日大部就歼”的事实。得到蒋介石通知后，共产党中央，八路军本部通过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委托战斗指挥的当事者杨成武进行调查，但对杨来说，在不明敌酋的死因，死亡日期，死亡地点的情况下，此调查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 4　日军公表及八路军宣传攻势的展开

解决了杨成武难堪之处的，是日军方面的公表。中国国内各媒体开始报道阿部死亡消息同日，正午12时，日本陆军省首先通过电台广播公布了阿部中将的死亡短讯。次日22日，日本各大报刊同时转载了阿部规秀中将的《战死详报》，即前述驻蒙军田中新一少将提供的公开材料《阿部部队长之奋战》的内容。此公开报导内容使渴望得到阿部规秀战死情报的延安，和苦衷于调查方法的晋察冀军分区杨成武司令如鱼得水。

日媒体的报导内容中包括了所有八路军渴望中的详细情报。如阿部规秀的死亡时间并不是4日，而是7日21时50分，地点在易县上庄子南一公里处的村落院内，死因是迫击炮弹等。日军的公表不仅满足了国，共两方的宣传需要，更成为杨成武事后“核实”自己部队战果的主要根据。因为可以按日军提供的时间，地点记录，来回忆，核对具体的战斗过程。查出此时，此刻八路军各部队的配置情况。杨成武的正式调查，可认为开始在11月22日，日本国内的报导之后。调查中使用的主要根据，也应是11月22日《朝日新闻》的报导。考虑在向蒋介石提出调查报告的12月8日前，杨成武已拿到了《朝日新闻》11月22日的原本或复制件。下面再看一下延安共产党中央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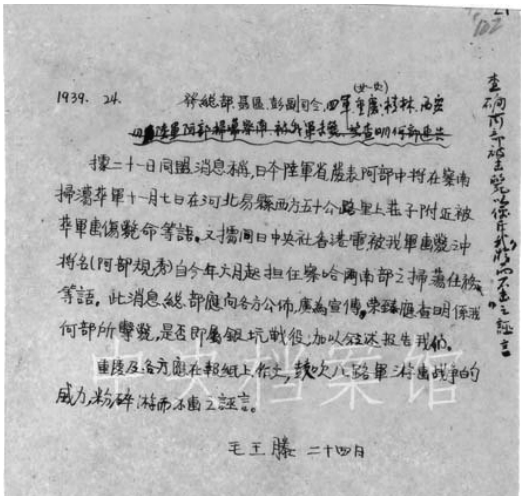

图3 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关于日军阿部规秀中将被我军击毙问题给八路军总部等的电报

八路军方面的调查过程和结果。

阿部中将的死讯在日本国内公表两天后的11月24日，共产党中央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等关于“阿部规秀被我军击毙之件”向八路军总部，聂区（晋察冀军区），新四军，重庆，西安，桂林等地办事处，即全军和共产党的全部涉外机关发出了如下指示:曰“查确阿部被击毙（事实）以便斥〝我游而不击〞之诬言”[6]。

此日，（11月25日）紧随中央指示，共产党系《新中华报》登出以下一条短评，对“称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顽固分子”开始大规模反击。

数日后11月29日，《新华日报》也登出鲁戈《敌将阿部怎样被打死的》，短评《敌阿部中将之死》等文章，介绍了黄土岭之战和击毙阿部规秀的战斗，其中的基本情报（死亡的时间，地点），可以说都是来自于日军方面公布的内容。可见日军的事实公表，对八路军的政治宣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 5　对外宣传战——《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彙报》

根据日军方面的公表内容，经过杨成武的调查，核对后，12月8日，八路军总部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彙报》。报告内容全文如下

一、当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过〈辻〉村大佐）并附辎炮各一中队共七百余，上月江〈3〉日进到三岔口（涞源南），被我杨成武支队歼灭之际，随即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独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队及炮兵二中队共千六百余人由涞源来援，是晚占三岔口其时过村大队已被歼灭殆尽，是晚我杨成武部第二第三团以有力部队监视和袭扰该敌外，以大部截断敌之归路，微〈5〉日敌继续东窜占黄土岭，我为歼灭深入之敌计，贺师特务团由阜平附近在冰天雪地中星援，微晚该团赶到黄土岭附近，鱼〈6〉日敌图东窜数度向我猛攻，在我猛烈合击下均未得逞，反陷我包围中。是晚我向该敌猛攻，敌凭民房顽抗激战致夜，虞〈7日〉晨该敌以全力在飞机七架轮番掩护下向东猛烈突围，企图绕五迴岭回窜，正午该敌复被包围于上庄子，我在敌飞机猛烈炮火下向敌猛攻敌死伤极重，阿部旅团长当被我击毙，以下伤亡约八百余人，敌已失掌握难立足，正我歼敌之时，复由涞源增援来敌七百余

6 《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关于日军阿部规秀中将被我军击毙问题给八路军总部等的电报》国家档案局2014年9月13日公布《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二十集：《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

合股激战竟日未能解决战斗，同时我以〈已〉苦战多日部队颇受疲劳，尤以弹药消耗甚重，齐〈8〉日残敌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突围经五迴岭窜回涞源。

二、计是役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一部。

三、我伤亡官兵共八百余人，除杨成武支队伤亡官兵待查补报外，贺师特务团计阵亡第一营长林必之…等五员。

四、查此次战斗中杨成武支队长第一团长陈正湘，该团第一营长林必之，第三营长杨上堃，第二团长纪亭谢，该团第二营长懋尚琳，贺师特务团长杨家瑞等七员均表现极大英勇，指挥有方，迭挫顽寇取得来〈涞〉南战斗胜利。

祈予照章颁奖和抚恤，以资鼓励为盼

职 朱德 彭德怀 叩齐亥[7]

此件是对蒋介石前月19日照会阿部死亡情况电报的回答。报告了战斗经过，歼敌数量，缴获等战果，并汇报了自己的损伤数，请求蒋“照章颁奖和抚恤”。因为此文件是对外报告，目的在宣传八路军的战果和获得“颁奖，抚恤”，所以战斗过程，数字汇报中都做了不少手脚。且事实报导几乎都不准确。经笔者分析，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 杨成武至此还未知敌情。称“阿部规秀中将率领独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队及炮兵二中队共千六百余人由涞源来援，是晚占三岔口”，其中情报判断均有误。阿部率领的仅是第四大队（堤赴大佐，驻涞源）的一部（一小队）约百名，从插箭岭村附近出发，4日正午已赶到雁宿崖。5日前到达此地的仅有和阿部同路出击，先行派往到走马驿方向的第四大队主力。

二，汇报的歼敌数（七日毙伤敌八百，全体毙伤敌千余），和自己损伤数（八百余），缴获武器数等，和内部统计（《晋察冀战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相比数字不同，均有夸张。

三，意图掩盖黄土岭战斗歼敌失利和主动撤退的结果。称在与来援“合股”之敌激战下，不得已纵敌逃窜。

四， 对阿部规秀死因未能明确断定。“当被我击毙”，是一个未断定表现。考虑是对时间，场所的存疑。若信赖日军情报，断定击毙者是炮兵功劳，请功名单中为何不出现炮兵连长杨九秤？即12月8日向蒋介石汇报、请功时，八路军内部还未能断定功臣部队。发生了杨成武部“炮击论”和贺龙部“枪击论”意见争执。且此时，八路军本部也不愿意接受日军方面的迫击炮弹致死情报。因为比起远距离的迫击炮弹，贺龙部主张的接近枪战的“当场击毙”论更有利于八路军英勇歼敌的政治宣传。

此外7日，8日，日军出动飞机（天候不可能出动），5日日军已达到达黄土岭（实际六日午后到达），日军7日已与援军合股作战的情报等均不属实。并不是杨成武的疏忽，而是故意。在此杨成武并没有意图如实汇报事实，而是在想方设法夸张战果，把实际上作战失利的黄土岭战斗，构筑成八路军继雁宿崖之后的又一次大捷。

---

7 《击毙第二混成旅团战斗经过彙报》，国家档案局2014年9月13日公布《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二十集：《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

应该说此报告统一了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对外宣传口径。之后对外的“黄土岭大捷”战果，均以此报告数字为基准决定。比起之前11月10日，林朗记者“缴获两挺机枪，二十几支步枪，毙伤敌600”的报告，新宣传口径统一为毙伤敌“旅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另增加了一门“迫击炮”。

12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2期发表的11月分“晋察冀战报”中，只提到的是“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余支”[8]，采用的基本上是林朗报告的数字。可以说这个“晋察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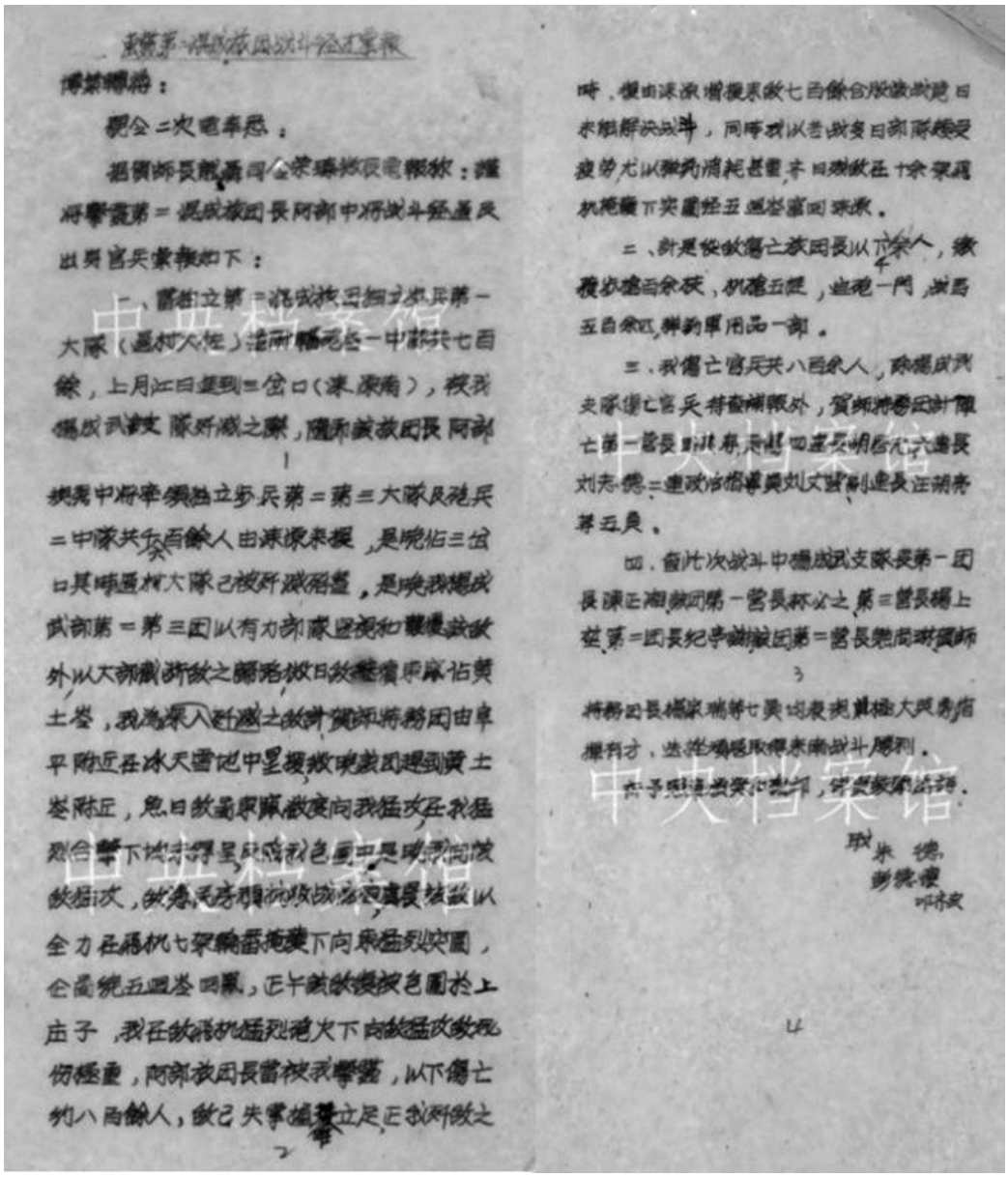

图4 12月8日八路军向蒋委员长提出的《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彙报》原图4页，引用者拼图

8 “晋察冀战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2期。

战报”记录，才是八路军共产党内部公认的战果统计。虽在歼敌人数上已大大夸张，但相比下在各种战果报告中还算是最谦虚的。

6　左权报告 ——为击破“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政治攻势

以上八路军总部向蒋介石的12月8日报告《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彙报》，属于对上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的黄土岭战斗的正式战果汇报。除了报告辉煌战果外，亦有争取“颁奖和抚恤”目的。实际上，若参看共产党中央11月24日做出的“查确阿部被击毙，以便斥〝我游而不击〞之诬言”的调查指示，即可看出共产党的最大目的，并不在接受蒋介石的颁奖，抚恤，而意图借第一位日军中将被八路军击毙的事实，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功绩，以击破国民党顽固分子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诬言。

为此达到此目的，在对蒋报告之后，八路军利用多种媒体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宣传。其中公开于舆论界的重要文件，是以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9]。此文刊载于1939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1940年3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再录），从刊登日期看，发表在八路军总部对蒋介石报告提出之后的第三天。主要目的是按中央指示展开对“八路军游而不击论”的反击。报告者名冠左权，但文章中内容和数据的提供者，应是奉聂荣臻命令进行了约两周调查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司令杨成武。下面先看一下报告内容（节录）

> “要是一查晋察冀过去的战史，我们更可知道，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在“皇军”里面是够得上被称为精旅的”。“敌人对与八路军作战向来是看得十分严重的，…因之对指挥官之选择格外注意，大龙华战斗缴获的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所发「关于肃清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中有谓“剿匪之成功与否，与指挥官关系很大。（因为需要以小部队与优势之敌作战）因此其指挥官的能力，比大部队对正规军作战还要高度的要求”，阿部规秀以中将资格而拜受旅团长大命（敌人的旅团长一般都是少将…），且担任由北面进击边区的总指挥，在敌酋心目中自然是最能孚和〈符合〉高度的要求，…是最积极，果敢，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俊才””（10页）。“再者，阿部之死…在于他执行“剿匪”的新的要领，采用所谓“新的战术”。这在敌人是研究了多时的，既如所谓“找准敌人弱点，出其不意，积极进行反复的进攻…”（10页）。
>
> 雁宿崖之战“过村大队，连过村大队长与步机炮中队长在内，全体700余名，终于…仰覆在一堆死去…这是涞源大捷的第一幕，我军生俘日军10名，缴获步枪350余支，炮6门，轻重机枪16挺，骡马500余匹”11页。“11月7日，阿部规秀中将就和他的部下500余人一同死在上庄子附近”“这一幕中敌人死伤700多，我缴获骡马500余匹，枪弹军用品大部。”（11页）。

9　左权《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3期。

“顽固分子，投降妥协分子们老是造谣污蔑，…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或者是“不游不击”，看了上面所述涞源大战的经过，…读了上面所引蒋委员长给八路军的嘉慰电文，当也应该稍稍缩一缩舌尖”（12页）。

“从10月25日至12月15日“整个战役进行共43天，大小战斗108次，伤毙敌军官兵及4000（内击毙阿部中将旅团长，过〈辻〉村大佐，炮兵大佐…，俘日兵十三人，伪军两千余，缴枪4百余支，机枪21挺，各种炮六门，掷弹筒9门，电台4架，手榴弹363颗，马80余匹，骡驴900余头，其他军用品甚多）”（18页）。

此文中，除了“名将之花”的称号外，今日国内的阿部规秀评价诸要素全部出齐

1.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中的精旅。
2. 与八路军作战的指挥官能力要比起正规军的要求要高得多。
3. 阿部规秀是被精选出来的“果敢，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俊才”，和采用新要领，新战术的专家。

八路军面对这支“精旅”及优秀战术专家的“俊才”英勇作战，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两战的大捷，击毙敌酋，并消灭4000（冬季反扫荡全体）多名敌军[10]。此事实结果足可以粉碎顽固分子，投降妥协分子们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云云。

从此文脉中可以得知，抬高敌酋，敌军素质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和在抗战中的中坚地位，属于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

在此文章表现中也可读出，八路军的自己认知的“大捷”主要还是在雁宿崖，并不是黄土岭。在整个冬季反扫荡中最值得骄傲的战果（自称）——俘虏日兵13名，缴获敌350余支步枪，6门炮，16挺轻重机枪——可以说几乎都是以前出现过的对雁宿崖歼灭战的记录。

文章并触及到，之所以评价独混第二旅团为“精旅”的理由和称阿部规秀为战术家的根据，来自于本年5月大龙华战斗缴获的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所发的文件「关于肃清剿匪与警备的指针」。选择“精旅”“名将”，利用“新战术”进行山地“剿匪”（对八路军作战），是对此文件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果。

5月19日至20日，易县西方大龙华的战斗，在八路军战史上被称为与雁宿崖同规模的大捷。“晋察冀战报”记载700名敌中被八路军 “歼灭五百余”“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十余挺，重机枪两挺，大炮一门，小炮三门，…获得密电及重要文件一部，…生俘日军中队长小队长以下士兵共十七名”[11]。对比下，当事者日军第百四十联队（小林长次大佐）的战斗详报记载，担任大龙华守备队的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木曾恭平，约150名）5月20日凌晨1时20分遭到约600名八路军部队的袭击，经六小时激战敌退向南方山地后，木曾中队长留下河口小队警备大龙华村落，率主力（两小队及全部重火器的两挺重机枪，联队炮一门）出动追击。追击战中遭到2000名以上八路军大部队的逆袭，木曾中队稻叶，三木两小队主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同日13时20分，仅剩下一

10 参看本书“解读《冈部直三郎日记》”可看到，在“ヲ号作战”中，由于八路军的游击退避，日军几乎没有死伤。驻蒙军全体只记录了4名死亡（第26师团）。

11 “晋察冀战报”《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6期。（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战报》1982年9月，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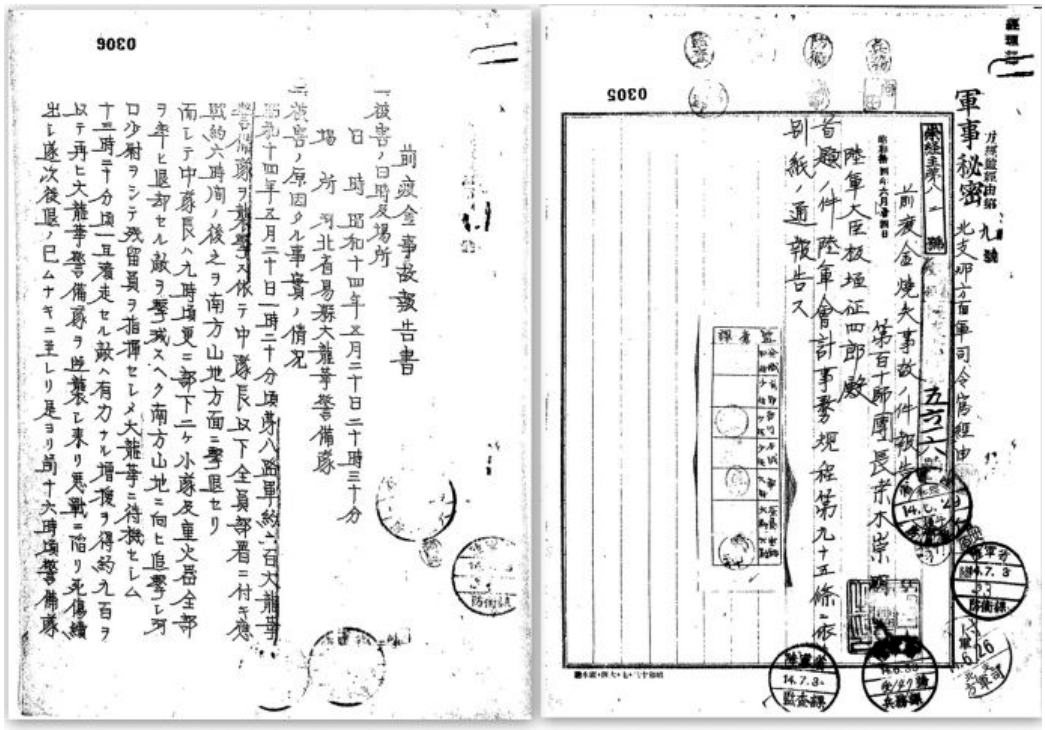

图5 大龙华战斗之后的纷失处理「前渡金焼失事故の件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12-233

小队守备的大龙华据点也遭到900余名八路军的逆袭，激战至入夜20时后弹尽援绝，据点陷落之前，河口小队长下令烧毁重要文件突围。此时，木曾中队长的金属制行李箱一只去向不明。最终落入八路军之手。

大龙华战斗之后，日军内部对此役中的“现金纷失”的报告十分重视，8月11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杉山元将此件上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报告了清查遗失现金150圆79钱的过程和处理经过。并没有触及到文件纷失之件。杨成武部缴获的「关于肃清剿匪与警备的指针」等，肯定属于内部机密，但由于不像作战命令，计划，军队配置等作战情报那样重要，文件的纷失并没有被提到处分，通报的的地位（不排除被故意隐蔽的可能）。最后的责任追究，仅出现在财会系统。追究对象是现金出纳的管理者，“复分任官”畑中芳治军曹，结论为不能确认失职行为，对会计检查院申请了免责，并没有加以处分[12]。

左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1939年12月底，杨成武也接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指示，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办的《新长城》杂志，发表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瞧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一文[13]。此文的题目真否，笔者尚未能核实，若是真，至1939年底前，“精旅”，“名将之花凋落太行”，“山地战俊才”，“战术专家”等有关阿部规秀的荣誉，作战素质的所有评价，可以说都在八路军的文献中具备无遗。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八路军内部有关阿部

12「前渡金焼失事故の件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12-23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1524700.

13《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44页。

规秀死亡原因（杨成武“炮击论”与贺龙“枪击论”）的争执[14]。此论争，不就也在贺龙师长的谦逊，让步下得到解决。1940年1月21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嘉奖黄土岭战斗中炮兵部队的通令》[15]，称“据东京《朝日新闻》报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载，敌酋阿部中将于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在上庄子附近被我迫击炮击中要害。负伤四处而亡等情”。争论以日军的报导为准拍板定论，在战斗结束后两个多月才最终确定阿部规秀的死因，为今日的“神炮手李二喜”故事登场奠定了前基。

7　对内的统计，总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

最后再看一个杨成武做成的内部文件《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此文的做成日期，标注为1939年12月14日，但从文中内容判断，主要记载的时间范围是从10月中旬开始至11月21日前后“19天的战斗”（90页）。即内容，基本数据等，都形成于判明阿部规秀中将死亡之前。12月14日应是最后完稿的时间。

由于做成于八路军得知阿部规秀死亡消息之前，目的是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不属于对外宣传材料，所以没有出现对日军指挥官，或对日军部队素质的评价。其中对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的战果，损失的统计和对此两次战斗的评价，也比之前，之后的对外“宣传”都要真实得多。

最明显的一点是对“雁宿崖大捷”的认知。在此，雁宿崖称“歼灭战”而黄土岭称“伏击战”。从小标题中也可看出对雁宿崖与黄土岭的评价不同。对前者称“雁宿崖歼灭战的意义”，“雁宿崖战斗胜利的原因”，而对后者则为“黄土岭战斗未能全歼日军的原因”（86页）。在此，雁宿崖是一个作战歼敌成功的经验，而黄土岭却是未能达到歼敌目的的教训。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报告中也评价，8日战斗“各团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黄昏后各团遂退出战斗”（224页）。从战果记录面看，黄土岭的战果也不像雁宿崖记录的那样具体，明确。雁宿崖战果报告中使用的文章表现是“歼灭”，而黄土岭战斗使用的表现却是“毙伤”。此“毙伤”敌900余名的根据也明确记载是出自“日军的民夫”口供。称“此战，日军共1500余名，死伤已达900余名，并有一个高级指挥官”，云云。（81页）。

其次从战果的记录面看，对比下可认为最接近真实。即使内容不实，也都记载了情报，消息来源。比如，雁宿崖“歼灭”日军500余名的根据，是“俘虏供称”的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出动人员520余名（78页）。可以说，雁宿崖独立步兵第一大队此战斗出动人员520余名的数字，比较接近于事实。据笔者考证结果，独立步兵第一大队此次扫讨战出动的准确数字为390名。若加上征用的运输民夫（约百名以上），少数伪军（侦查，带路），总数应是此数。若自称将此敌“全歼”（实际日军死伤130名）的话，歼敌500也不算没有根据。黄土岭战斗毙伤敌900名的错误出现在哪里？从据日军“民夫”口供作记录的方法中，也可大致判断出。

缴获品数量中记录的“钢炮14门，野炮1门，步枪79支，无线电2部，手枪11支，轻机枪5挺，重机枪2挺，掷弹筒3具，刺刀67把，重炮1门”的数据，除钢炮数外（很可能是4门的笔误），

14　贺龙120师主张的“枪击论”，参见杨嘉瑞《“名将之花”是怎样凋谢的》63,64页（《党史文汇》1988年第2期）。

15　1940年1月2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3页。

都可以说都是比较切实的数字。几乎全部是来自雁宿崖战斗的战利品。和日军记录的雁宿崖战斗中“纷失或销毁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 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等”数字非常之接近。特别是两次战斗中缴获的步枪合计仅为79支的数字，可以说是一个诚实的记录，比起对外宣传的缴获350-500支枪，分量截然不同。以上的战利品数量，应是一个有必要接受上级查收，点检的数字。有关俘虏数，也称是日军士兵9名，伪军4名并不是“俘虏日军13名”，当然也都是雁宿崖的战果。关于日军俘虏，八路军方面有关记载中，比较可信的有两种，一是杨成武战斗详报记录的9名。二是事后经过多数史料调查核实的《聂荣臻传》中记录的6名，根据是“军区司令部的《阵中日记》。称雁宿崖战斗“将敌全部歼灭并毙敌炮兵大佐1名、步兵大队长辻村大佐1名，俘日军6名”。日军自己的记录中基本可确定是5名，与聂荣臻传中军区司令部《阵中日记》的6名记录最为接近。从《阵中日记》的史料形式看，也应比事后做成的杨成武“战斗详报”价值更高一筹。

关于自己的损失数字，也不见对外宣传那样夸张。称负伤372名，阵亡136名，失联37名。损失步枪数88支，轻机枪两挺，手枪2支。可以说，此战斗详报是没必要作假（总结经验教训用），也比较难作假的内部文件。虽战果部分的歼敌数字仍然存在巨大水分，但对自己损失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 8　小结

以上考证了在中国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对阿部规秀死亡消息的报导过程。从中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有关阿部规秀中将死亡的报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展开政治宣传攻势的过程。当初称阿部规秀为“日军将领之佼佼者”，“素以战术学家著称”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新闻喉舌，有对外宣传中国军抗日功绩的一面。继而起之的是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以八路军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为例，宣传八路军的抗战功绩，试图粉碎国民党顽固分子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言。

二，从本论的考证结果看，对阿部规秀中将的人物，素质评价——诸如“战术学家，日军将领中之佼佼者”，“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中的精旅”。阿部规秀是“果敢，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俊才”和采用新战术的专家”等等，并不是日军内部评价，全部出自于中国国内，可以说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战中的产物。

三，宣传战的结果，不仅刺激了歼敌数字，战果缴获面的浮夸，还导致了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评价的逆转。或由雁宿崖战斗向黄土岭战斗的战果移动，复制现象。此点可见《杨成武回忆录》中的如下记述

> 在黄土岭的“空前的胜利”中，“我们共歼灭九百多名日本侵略者（伪军不在内）缴获二百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和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

其中火炮，枪支，俘虏的数据，即为雁宿崖战果的复制。可以说这个现象主要发生在战后，特别是1980年代《杨成武回忆录》的畅销，和“名将之花凋谢太行”故事进入媒体，教育领域之后。

从以上介绍的1940年前后的各种宣传战中可以发现，即使在接到阿部规秀中将战死在黄土岭的情报后，雁宿崖歼灭战仍占据着大捷的中心位置。但通过战后的大规模，长时间的“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宣传描写，虚构中的“黄土岭大捷”逐渐取代了雁宿崖，成为今日涞源南大捷的主角。